

龚房芳 著

恐龙公主

konglonggongzhu

山东教育出版社





龚房芳，女，江苏徐州人，儿童文学作家，专职写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签约作家。创作体裁以童话为主，另有校园小说、幻想小说和儿歌等。已出版三十余册图书，是十余家报刊的专栏作家，在《娃娃画报》《幼儿画报》《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作品逾两千篇。作品入选《中国儿童文学精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中国名家精品校园故事系列》《中国年度童话》《中国儿童文学新名家精品》《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精品库》《青少年文学殿堂》《当代儿童文学阅读新经典》等。获2009年冰心儿童文学奖、第八届上海幼儿文学奖，并有图书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龙公主 / 龚房芳著. — 济南 :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5

(龚房芳校园小说系列)

ISBN 978-7-5328-8848-1

I. ①恐… II. ①龚…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12510号

龚房芳校园小说系列

恐龙公主

龚房芳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250001)

电 话： (0531) 82092664 **传 真：** (0531) 82092625

网 址： 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80mm×1230mm 32开

印 张： 4.625印张

字 数： 81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8848-1

定 价： 16.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4-2671218

目录



我和郑溥雪 / 1

恐龙公主 / 18

抱鸡的男孩 / 34



和米小麦做朋友 / 51

谁没有那种好奇心 / 64

你是我的杀手锏 / 75



甲乙丙丁 / 89

铃 / 100



宁萌不酸 / 118

天生一对 / 133

我和郑洵雪



—

我和郑洵雪是双胞胎。

她是妹妹，我是哥哥。但是从小我就在她的庇护下长大，我是她的跟屁虫。

两岁时，面对打破的玻璃杯，郑洵雪说：“别动！”然后她去捡那些碎片，看她颇有成就感地一趟趟把玻璃片捡起，再走到两米外的垃圾桶前扔掉，我跃跃欲试。

她看出我的意图，厉声喝道：“离玻璃远点，小心扎脚！”我只好绕开那些地上的亮晶晶，转身去拖垃圾桶。我看出来了，只要把垃圾桶拖近些，郑洵雪就可以更快地捡干净。

但是我的左脚被右脚绊了一下，我摔倒了，一下推倒了

垃圾桶，洒出的碎片有一片在我的膝盖着地前，垫了上去。血流出来，我只看一眼就吓晕了。郑湏雪不顾我的疼痛，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我醒了，她指着我的鼻子问：“谁让你乱动的？”从此我的膝盖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有点儿发白的印记。

上幼儿园的时候，每个早晨，总是她牵着哭哭啼啼的我，学着妈妈的口气对我说：“好了，好了，别哭了，我们去幼儿园看看今天有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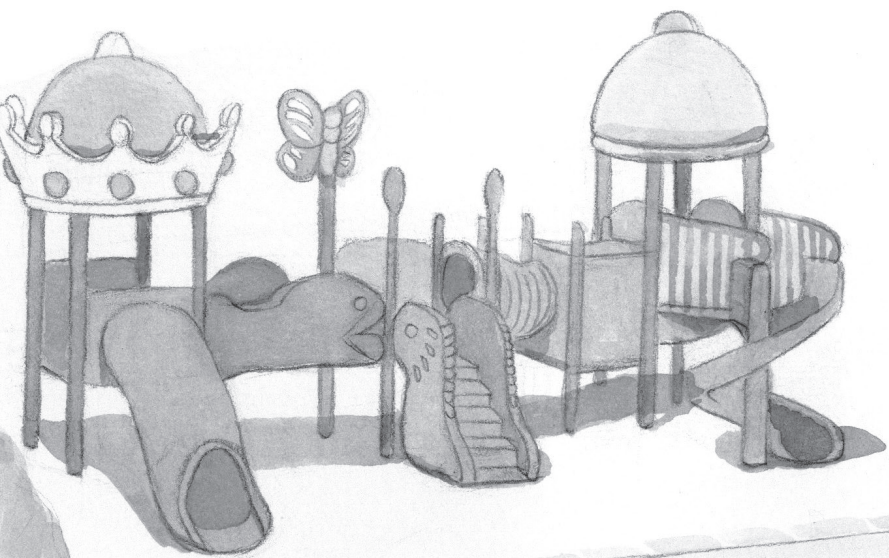
但是，每次幼儿园里都没有她说的好玩的和好吃的，等我想起来埋怨她的时候，妈妈已经来接我们了，那个时候，太阳把幼儿园大门上的彩旗影子刚好投到我们教室第二个窗户的第四根防盗钢筋上，我仔细数过。

郑湏雪一次次把我骗到幼儿园，我在上午恨死她了。太阳一次次把彩旗的影子飘过来，我又忘了恨郑湏雪了。好几年，她都没改变骗术，我的防骗意识也一点儿没加强。

哄哄骗骗中，妈妈笑着从幼儿园园长手里接过我们的小树苗成长证书，我们光荣地从这片苗圃里毕业了。

二

小学开学第一天，郑湏雪又拉着我的手和隔离在校门口



外的妈妈摆摆手，把我带到一间教室，找了一个位置最好的地方坐下。然后她找到老师，用三分钟的对话，让我一直和她同桌六年。

只用了三天，同学们就知道了我们的关系，并且知道她是罩着我的。六年来，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越来越像一个假小子，而我却变得和大姑娘似的，跟谁说话都脸红。

我的日记里记录了我们的辉煌战绩：郑洵雪的校服破过两次，都是为了保护我和男生打架造成的；我的脸破过三次，那是郑洵雪和别人打架时我上去帮忙造成的；郑洵雪和我的书包带子分别断过五次，那是双重原因造成的，一是妈妈为了省钱从小商品批发市场买来的书包根本不结实，二是钱龙龙的手法太险恶，他不敢拉郑洵雪和她的衣服，就使劲对付书包。

妈妈双手拿着断开的书包带子对接的时候，总是发狠埋怨我：“小雨，你就不能少打架吗？你看你，那么调皮还连累你的妹妹。”

像每次挨训那样，我扭过头去，看到郑洵雪正冲我吐舌头挤眼加摆手，有我这样的冤大头吗？交了保护费还要当替罪羊。是的，我所有的零花钱都归郑洵雪支配，用她的话说是收保护费。

我的日记里也同样记录了我的反抗史，起义二点五次，



都被郑湏雪无情地镇压了，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前两次的反抗是因为准备工作做得不够细致，被郑湏雪及时发现后扼杀在萌芽状态了。后一次，也就是那零点五次，我做了充足的准备，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光是计划书和起义宣言就写了整整八页文字。除此之外，我还用红墨水代替鲜血写了战书，我觉得自己真是聪明极了，对于晕血的我来说，红墨水真是好东西。

没想到啊没想到，我的战书还没下达，就被郑湏雪搜到了，她看都不仔细看，就晃着那些纸，一脸鄙夷地对我说：“别总想着造反，你喜欢夏晓晴的事小心我告妈妈、告爸爸、告老师、告校长……”她总是这样，把告诉说成告，很厉害的样子。

这一句话就把我积攒了十多天的勇气给放完了，我像个被针戳了一下的皮球，软塌塌地落在地上，事实上我是跪倒在郑湏雪脚下，痛哭流涕地求她放我一马，并指天发誓永不再犯，还极其恶心的说：“除了妹妹你，我哪个女生也不会喜欢的。夏晓晴的眼睛太大，鼻子太高，嘴巴太小，脸太白，身材太苗条，有什么好？哪能跟我妹妹比呀……”

郑湏雪不听我的废话，把那叠纸甩到我仰着的脸上，跺跺脚说了句“窝囊废”就出去了。我马上破涕而笑，抓起地上的纸，就在八页之后，正是我写给夏晓晴的信，除了摘抄

了书上的美妙语句来表达我的倾慕，我还写了几句诗：

啊，夏天的晴，
你的眼睛真大，
你的鼻子真高，
你的嘴巴真小，
你的脸蛋真白，
你的身材真苗条，
你是额的神。
啊，
……

本来，我想象着，夏晓晴读到我的诗，会感动得热泪盈眶，甚至会红着脸跑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天哪！天哪！我都不知道咱们班里还有这么伟大的诗人呢，我真是太崇拜你了，你可以教教我吗？”

可是在郑涌雪一连串的告这个告那个的威胁中，我的小胆早就吓破了，连拿纸的手都在哆嗦。

怕郑涌雪杀个回马枪看到这些，我用最快的速度焚毁了这些证据，把那些化为灰烬的纸片倒进马桶里，我挥手向自己的处女诗作说拜拜，同时又有了再写一首诗的冲动，但是我没写，直到灰沫随着水流形成的漩涡下降再下降然后消失在虹吸的力量中，我才真正松了口气。



她并没有揭发我，只是趁我出去玩游龙板时，她纠集了一帮女孩子在家折腾，并吃光了冰箱里的冷饮与雪糕。

我满头大汗地回来，嘴里倒吸着冷气，因为腿磕青了。我咧着嘴进来，看到一屋子花花绿绿的裙子，立刻很男子汉地不哎哟了，自己乖乖地坐着，好像也成了她们中的一位淑女。

妈妈质问雪糕的时候，郑涵雪镇定地指着我小腿上的淤青说：“还不是给哥哥做冷敷了。”妈妈恨铁不成钢地剜了我一眼，我知道申辩只会招来更大的麻烦，就狠狠地咽下一



口咸菜，伸长了脖子还觉得有些堵，于是猛喝了一大口稀饭。

我盼望着，到中学就和郑洵雪彻底分道扬镳。

三

没想到啊没想到，到了中学我虽然因为不和夏晓晴一个学校有点儿遗憾，但也好歹摆脱了钱龙龙那样的危险分子，可是噩梦一样的郑洵雪还是跟随着我，不，是我还在跟随着她。这所中等的学校，不像夏晓晴的学校那样“欺人太甚”，也不像钱龙龙的学校那样放养。

历史再次重演，我和郑洵雪又到了同一间教室。这次出面的是妈妈，说我和郑洵雪可以不同桌，但一定要在一个组。于是乎，我那积攒了一个暑假的万丈豪情，又随之灰飞烟灭。

“各位同学你们好，我叫郑洵雪，我的名字听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请注意，洵不是在，洵是这样写的。”郑洵雪说着，在黑板上炫耀了一下她的书法。

“洵的意思就是雷震的声音。我出生在一个风雨雪交加的天气里，竟然还很少见地打雷，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这位叫郑洵雨的男生，是我的哥哥，我们是双胞胎，请大家多多关照。我今天竞争的班干部职务是副班长和纪律委员……”

得，也不用等到三天了，第一天郑洵雪就把我们的关系



告知天下了。我摆脱她的梦想再次破灭，看来只好认命了。

想起开学前那个晚上我和妈妈一再商量改名字的事，心里就起了寒意。“改名？你以为那么容易？派出所是你家开的呀？想改就改？”还没等妈妈说话，郑涵雪就抢白我。“你知道吗？现在改名字，你小学的学籍咋办？你在中学已经报上名了，咋办？你以后的学历还要不要？”

我看看妈妈，妈妈只是对着郑涵雪笑，很满意她的代言。我看看爸爸，爸爸正在修剪左手食指的一个倒刺，头也没抬。没有在这件事上过多地耽误时间，他们接着讨论预订几套校服的问题，最后决定订三套，足以保障校服洗了没干、突然破了、拉链头掉了等情况下的应急。就这样，我想了几个夜晚的改名计划被搁在一边，又泡汤了。

不甘心就此失败的我，还是挣扎着对郑涵雪说了句：“那你也别在班里公开我们的关系呀，我们装作不熟还不行吗？”已经准备去写作业的她又走回来，奇怪地问：“我们难道是生的吗？”

妈妈在这关键的时候幽默了一次：“难道你们不是生的吗？都是我生的，这个你爸爸可以作证。”

我真是无言以对，还好没有流泪。

四

郑洵雪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副班长，纪律委员由她和莫妙妙轮流担任。

中学和小学的区别就在于老师会更多地放手，比如班里的事情一般由班委们开个会就决定了。但是他们的会也多起来，常在下午放学后留下，嘀嘀咕咕个没完。

遵照妈妈的命令，我必须和郑洵雪同时回家。从我们上了中学，爸爸妈妈就不像以前那样轻松了，他们嘴里总是唠叨着中学生了，青春期了，大孩子了，安全呀，保护呀。

这样的话听多了，我的责任感渐渐增加了。我看看自己的个头，和郑洵雪还没分出高低来。我摸摸自己的胳膊，肌肉还不算结实。我闻闻自己的鞋袜，倒是比以前更臭了。

平时放学，我和郑洵雪一起回家是没问题的。可遇上他们开班委会我就惨了，只能在外面安心地等。难怪人家说中国人的会议就是多，可不是嘛，连一个中学的班委都整天开会。

在外面等的滋味最难受了，我在走廊里站着，太累，蹲着，太无聊。不好意思偷听，我就把脸贴在窗户玻璃上朝他们做鬼脸。郑洵雪看到我，便当是没看到，把头扭过去了。



我看到他们有时候还指手画脚的，像是在决策一件天大的事。

有一天，我又在走廊里煎熬着，教室门突然打开了，莫妙妙向我招手说：“郑涵雨，你进来。”

我迎着班委们的目光走进来，一脸无辜地解释说：“我没偷听，真的没偷听！”说着把求援的目光转向郑涵雪。

郑涵雪却不看我，也不说话。莫妙妙说：“是这样的，你每次在这里等妹妹很辛苦，我们看你在外面有些过意不去，就想把你也拉到班委里来。”

我从小就没当过干部，连连摆手说：“我什么也干不了，不行，不行。”

班长张扬大手一挥，很有领导范儿地说：“经全体班委慎重研究决定，任命郑涵雨同学为饮水机的管理员，简称机长。”

我激动得半天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我，我……”之后，握紧了拳头，狠狠地表了一下决心：“我一定好好干！”

大家鼓掌欢迎我的加入，之后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然后打闹了一会儿才散会。原来他们开会就是这些事情呀，难怪他们三天两头地开会，这样的会我也喜欢开。

我发现，郑涵雪一直没有说话，和小学不同，她现在文雅多了，坐在那里多淑女呀。就连我说错了话，很豪爽地吹个牛，她也没跳起来制止我，只是静静地笑，最多是替我脸红。

五

当机长就要有机长的样儿，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我在日记本上给自己写了十多条规范化管理的规定，还拿着本本向同学们征求意见。即使别人看来这是小事，我也要做得有板有眼。

管理饮水机的活儿不复杂，但是要做好也是需要很强的责任心的，我每天盯着水桶，看着水位线的下降，甚至上课也忍不住转头向教室左后角看几次。

几次转头，我总发现有一双亮亮的眼睛在看我，眼睛的主人是莫妙妙。她和我坐斜对角的位置上，与郑涵雪同桌。

当了班委，开了班委会，我才享受到其中的乐趣。比如，班委能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一些类似隐私级别的事情。第一次开会，我知道了曹天意来自单亲家庭，他的监护人也就他的爸爸长期在外工作，他现在是在舅妈家生活。第二次开会，我听说了莫妙妙原来是校长的三叔的表哥的孙女，凭这关系她当了个纪律委员。第三次，我才了解到初晓新的爸爸正是初三的体育老师……

虽然这些秘密是不能告诉其他同学的，我们要保护好曹天意的自尊，保护好校长和体育老师的尊严，但是我心里的